

藏寨里的传承

■曲 绒

家 风

我9岁那年，祖父离世。下葬当日，高原狂风呼啸。阿爸蹲在墓前，缓缓将青稞酒洒进土里。大风掠过，转瞬吹散了酒气。

祖父去世前特意叮嘱，将一只牛皮背包留给我。那是1951年原藏民团配发的背包，皮面因常年使用已摩挲得发亮，破损处被仔细地缝补好。9岁的我尚且不懂遗物的深意，却始终记得阿爸接下背包时郑重的模样。

我幼时便知晓，祖父的左腿和常人不同。他的膝盖骨曾被子弹打碎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每到夏天，祖父卷起裤腿坐在碉楼门口捻羊毛线，膝盖上那块凹陷的旧伤疤便清晰显露，像一块被凿损的青石。

我曾轻轻摸着伤疤问：“疼吗？”“现在不疼了。”“打仗的时候疼不疼？”

祖父停下手中的活计，沉默许久，然后撑起身，一瘸一拐地走向锅庄室（藏寨房屋生活核心区），临进门时回头低声说：“你二爷爷疼，他没能回来。”

后来我才知晓，祖父二弟的名字已镌刻在烈士陵园的石碑上。每逢二爷爷忌日，祖父都会取出那只牛皮背包轻轻抚摸，而后小心收好。

有一回，祖父坐在碉楼门口忙活，双手忽然停住，望着远处的雪山静默许久，缓缓开口：“当年我们弟兄3个，加上两个妻弟，5个人一起参军。”他伸出手指细数道：“两个烈士，两个伤残，后来组织给安排公职，我和三弟都没要，一辈子没跟组织开过一次口。”

这份觉悟，始于1935年。那年深秋，红军长征途经丹巴。战士们衣衫单薄，路餐冒雪行军，夜晚露宿在碉楼屋檐下，不敲门、不进屋、不取百姓一粒粮食。彼时给土司放牧的曾祖父，见惯了旧军队劫掠欺压百姓。初见这支队伍，他满心惊疑，躲在碉楼里观望了数日。

后来一名满脸冻疮、双手皴裂的红

念 亲 恩

我儿时都穿母亲做的鞋，每年两双，一双单鞋，一双棉鞋，从未间断过。母亲做的鞋，既美观又结实，穿着走在上学的路上，引来同学们羡慕的眼光，让我甭提有多神气。入伍后，我穿母亲做的鞋少了，但她做的3双布鞋却让我刻骨铭心。

第一双鞋是母亲为我做的“出征鞋”。那是1970年12月的一天，我接到应征入伍的通知书后，急忙赶回家告诉母亲。她听后连声说：“好！好！我儿子当兵保家卫国，有出息了！”当晚，我外出与亲戚朋友告别，很晚才回家。见母亲还没有睡觉，在昏暗的油灯下纳鞋底，我忙问道：“给谁做鞋呢？”她说：“给你做的，穿上新鞋好出征啊！”眉宇间洋溢着兴奋和自豪的神情。几天以后，母亲拿出为我赶做的布鞋。我接过一看，这双鞋比往日做的更周正、更结实。针脚密实，鞋帮、鞋底全用新布，还加了一层轮胎胶皮底。我在母亲的催促下试穿走了几步，发现它不但合脚、舒适，还有防滑功能，心中十分喜欢，当即放入行囊中。到了部队后，休息时，我就会穿上母亲为我做的“出征鞋”，走起路来



军干部找到他，紧紧握住他的双手。通司（译员或译员兼向导）将干部的话翻译成藏语：“我们是来帮你们翻身的。”

“翻身”是曾祖父从未听过的词。后来，他慢慢弄懂，意思就是不再受人欺负，自己的日子自己做主。打动他的不仅是话语，还有那双和自己一样，满是劳作痕迹的手。此后，曾祖父放下牦牛鞭，加入丹巴藏民独立师，追随红军前行。

1950年深秋，曾祖父已经卧床两个多月。铜壶里熬煮的藏药发出“咕嘟咕嘟”的声响，苦涩的味道溢满整个屋子。3个儿子静静守在榻前。

曾祖父从氍毹袍子里伸出手来。这双常年握枪的手，指节粗大、关节变形，悬在半空微微发颤。3个儿子扑上前，握住老人的手。

“永远……跟……党走。”曾祖父的声音断断续续，每说一字都要停顿一会儿。接着，他又艰难吐出两个字：“记……住。”

酥油灯火摇曳不息，三兄弟默默跪地，把父亲的嘱托刻入心间。

我的阿爸是基层干部，常年下乡驻村，回家时总沉默地坐在火塘边喝酥油茶。一次，他难得地开口：“阿爸这辈子没当过兵，但和你爷爷、太爷爷一样，想让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。你阿妈不识字，却把家里每一位先辈、英烈的名字都牢牢记在心里。别忘了自己的根！”

在我小的时候，阿妈给我买了一套军装样式的童装，绿色的衣服配着红布领章。我穿着它在藏寨前的小院里来回踱步，很是神气。

那时偶尔回乡探亲的舅舅，会穿着笔挺的军装、扎着规整的腰带，将袖子挽至小臂，露出黝黑结实的胳膊。我总站在他身边仰头凝望，那是我最向往的模样。

后来，阿妈告诉我，舅舅曾多次参与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。2008年汶川地震，舅舅带队挺进震区。救援途中，他的溃疡性结肠炎屡次发作，3次疼到晕厥，每次苏醒他都只说一句：“没事，继续干。”任务结束后，他也病倒了，被紧急送往医院。当时舅舅一米八的身高，体重骤降到110斤。出院归乡后，阿

三 双 布 鞋

■向贤彪

不要忘了常穿穿布鞋，不仅脚舒服一些，还能提醒自己不忘根、不忘本。”后来，我把母亲做的这双鞋叫做“保本鞋”。穿上它，我就会想起母亲的教诲，提醒自己谦虚谨慎，走好人生的每一步。

第三双鞋是母亲为我做的“思念鞋”。那是1999年9月的一天，我突然接到家人的电话，得知母亲因病去世的噩耗。听到消息的那一刻，我泪如泉涌。回到家中，小妹告诉我，前些日子，母亲一直念叨我，还张罗着为我做双新鞋。家人劝她：“您病得这么重，还是好好休息吧！”母亲不依，仍坚持要为我做鞋。家人只好找来鞋样，备好做布鞋所需的布料、针线等。在家人的协助下，母亲半卧在床上纳鞋底。当时她的眼已不好使，手的稳定性也差，一不小心针就扎了手，但她仍

妈看着眼前已消瘦到脱相的舅舅，默默回屋多熬了一壶酥油茶。

2020年，我在昆明理工大学国防生毕业联考时取得各专项第一、综合第一的成绩，获评“省级优秀毕业生”。面对多种选择，我有些犹豫，独自请假返回丹巴。

回到家中，我取出木箱里的牛皮背包，放在膝头，一遍遍摩挲着。阿爸从门外走进来，在火塘边坐下。“想好了？”阿爸问。

“有单位给我开了很好的待遇。”我说。

阿爸看了我一眼，又把目光收回火塘：“你太爷爷跟着红军走的时候，没问过待遇。”

我猛地抬起头：“那不一样！他那时候没得选，可我现在有！”

火塘里的柴火噼啪炸了一声。阿爸没有发火，只是缓缓端起酥油茶，喝了一口，然后轻声说：“你说得对。你有得选。”他顿了顿，轻轻拍了拍我膝头的牛皮背包，说：“等你选好了，就把这个放回去吧。”

我盯着那个背包，上面缝补的针脚像一道道沉默的伤疤。我想起祖父捻羊毛线时左膝上那块凹陷，也想起舅舅病倒后瘦弱的身体……

“我明天回昆明，去部队。”

阿爸没有说话，伸手往火塘里加了一块柴。火苗猛地蹿高，映得整间屋子都亮了。

不久前，刚完成综合演练，我的作训服已被汗水浸透。回宿舍后，我拆开家里寄来的包裹，里面是阿妈亲手晾晒的牦牛肉干。

当晚，阿爸打来电话，听筒里裹挟着高原断断续续的风声：“牛肉干收到了？你阿妈自己晒的。她让我跟你说，家里都好，别担心。”简短的几句叮嘱后，便匆匆挂断。

我取出一块牦牛肉干细细咀嚼，那独有的咸香在嘴里漫开。这味道带着家人的牵挂与期望，带给我扎根军营的力量。

坚持着。在母亲去世的一周前，鞋子终于做好了。母亲抚摸着鞋子，断断续续地给小妹交代：“这是给你大哥做的最后一双鞋。你大哥穿着这双鞋，会有个念想。”小妹一遍遍给我讲母亲最后做鞋的情景，复述母亲说的话。听着她的讲述，我在一旁忍不住泪如雨下。

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”那一针一线纳出的一双双布鞋，是慈母心血的凝结，饱含着多少深情！在我“兵之初”时，穿上母亲做的“出征鞋”，心有豪气，步履轻盈；在我提拔为干部时，穿上母亲做的“保本鞋”，心有底气，脚步踏实；母亲去世后留下的“思念鞋”，我一直珍藏着，时常拿出来看看。它不仅慰藉我的思母之情，更增添我奋发进取的动力，激励我走好人生路，不负母亲的养育之恩。

家 庭 秀

几朵可爱的小花
藏着爸爸掌心里的温柔
送给亲爱的宝贝
你能否读懂爸爸心底的爱

小手触碰芬芳
稚嫩的面庞接住满心牵挂
军装染染时光
铁骨深藏柔肠
岁月啊
请呵护孩子慢慢长大

高 朋配文

近日，第80集团军某旅二级上士王博的家人来队探亲。图为王博利用休息时间陪伴孩子。

程 舰摄

岁月有情

夜，很静。玉盘似的月亮高悬在夜幕，月华如练。云南沧源小城浸润在银色的月光里。这里位于中缅边境，是佤族聚居区。那年，解放军总医院的医学专家们来到这里为佤族群众义诊。忙碌了一天，大家陆续回到寝室休息，渐渐进入梦乡，只有原消化科医生赵卡冰还没有入睡。

得知第二天专家医疗队将停止义诊，去中缅界碑参观并合影留念，赵卡冰激动不已。她想起了父亲留下的一件遗物——在中缅界碑前的一张照片。照片中，父亲身穿绿军装，站在界碑旁边，表情严肃，目视着远方。40多年过去了，这张照片深深留在赵卡冰的记忆里。赵卡冰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地想，明天她就能像父亲那样在中缅界碑前拍照，这么多年对父亲的思念似乎有了寄托。

赵卡冰的父亲赵福顺在抗战初期参加了八路军，曾经在蓟县盘山打游击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参加了攻打四平、锦州等战役，出生入死，立下战功。东北解放后，他随部队南下，继续战斗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他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，奔赴战火纷飞的前线，率部参加了著名的金城反击战。

赵卡冰的母亲也是军人，1949年在广州读书时参军，当过文化教员、政治处干事，后来随原54军从广州转入东北。部队进入朝鲜作战后，已有身孕的她被安排在留守处。1952年10月，赵卡冰出生了。刚满100天，她就被母亲抱着来到朝鲜。一家三口在异国他乡团聚。

志愿军女兵们都喜欢赵卡冰这个可爱的小丫头。

“冰冰，阿姨教你唱一首歌：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有的女兵摆出投手榴弹的姿势逗她：“来，冰冰，阿姨教你投手榴弹。”还有女兵从山岗上采来美丽的金达莱，插在小卡冰头发上。那金达莱花眨动着春天的眉眼，溢出醉人的芳香。

1954年，小卡冰随父母回到祖国。后来，赵卡冰的父亲调防到云南。漫长的边防线上，经常能看到这位军人的身影。

赵卡冰受父母影响至深。她在军营出生，在军营长大，深厚浓烈的军旅情渗入她的血脉，滋润着她的心灵。赵卡冰16岁参军，后考入军医大学，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消化科当了一名军医。她没有像父母那样上战场打仗，但她把行医当作打仗，把病魔当作敌人，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成长为一名德技双馨的医学专家。

1981年，赵卡冰的父亲在河南新乡看望战友时，因心肌梗死抢救无效去世。得知噩耗的赵卡冰不敢相信，一生南征北战、历经战火淬炼的父亲怎么会猝然离世。她匆匆赶往新乡。望着父亲的面容，她不禁悲痛欲绝、泪如雨下。

此次，已退休的赵卡冰随医院阳光服务队来到云南沧源，连日来在县医院带教、查房、讲课，以及走村串寨义诊，让佤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院

那双手，那把刻刀

■曹艺航

说句心里话

军校的日子自有节奏。6月，海风已十分湿热。白天被专业课、队列、体能训练填满，我没空想别的。可一熄灯，心里的念想便如潮气蒸腾，顺着海风一路向西，飘回那个墨香与木屑味交织的家。

父亲是河南小县城里一名传统木版年画雕刻手艺人，一把刻刀跟了他20余年，刀柄被汗渍浸得发亮。经冬历春，父亲的双手因此变得粗糙，指腹全是老茧。

我上小学三年级的那个秋天，父亲带我去镇上赶庙会。我趁父亲不备，偷偷钻进戏台的帐子底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父亲拉着母亲，寻遍了平日常去的每一个角落。等我从帐子里钻出来被邻居发现时，天已黑透。父亲领我回家时并没有骂我，只是紧紧攥住我的手腕，一路未松开。他手上的茧子硬得像铁，攥得我生疼。如今在异乡的夜里回想，我才明白那时父亲心里有多担心。

初中时我贪玩，字写得歪歪扭扭。老师告诉父亲后，他依旧没有生气。一天，父亲把我拉到桌旁，递给我一块几近完工的雕版和那把刻刀：“只剩几条线了，你来刻吧。”我接过刻刀趴在桌上，慢慢将刀锋刻入梨木。线快走完时，我的手却突然一晃，“咄”的一声，雕版上多出一道丑陋的疤痕。父亲这才开口说：“写不好字就像拿不稳刻刀，平日常敷衍的结果不会立马显现，等到一件精美的东西毁在眼前就来不及补救了。”从那时起，那道丑陋的疤痕仿佛刻在了我心

风从界碑前掠过

■乔秀清

专家的医疗服务。

有一天，赵卡冰来到沧源佤族自治县班洪村义诊。这个村庄被群山环抱着，村里都是竹楼木屋，显得古朴典雅。赵卡冰走进党员肖家荣家。一进屋，她就看见墙上挂着中共沧源佤族自治县委员会为肖家荣颁发的奖状，上面写着“优秀农村党员致富带头人”。肖家荣的母亲年近有病，卧床不起。赵卡冰仔细询问病情，为老人查体，然后提出了治疗方案。见此情形，肖家荣感动地说：“共产党西代勒（佤语，意为非常好）！解放军西代勒！”

夜深了，赵卡冰依然没有睡意。她追随父亲的足迹来到云南边疆，觉得边疆的明月隐藏着父亲军装的颜色，山野的微风也传送着父亲的笑声。她想起了一首歌，一首在佤族地区广为流传的歌：“月亮升起来哟，山寨静悄悄，晚风轻轻吹，心儿多爽朗，让我们相聚在一起，诉说心里的悄悄话……”她的心里有好多悄悄话想对父亲诉说，但父亲已无法听到。她想，自己在医疗岗位上为佤族群众多尽一些力，就是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。

第二天是一个晴天，金灿灿的阳光洒在中缅边界口岸。阳光服务队全体队员走近界碑，合影留念。拍摄完毕，赵卡冰依然站在界碑前，不愿离去。她招呼队友给自己多拍几张照片。此刻，她想起了父亲和母亲，想起了他们经历过的战争岁月，以及自己的从医之路。身在这样的一个军人家庭，她感到无比自豪，无比荣光。

起风了。风从界碑前掠过，抚过赵卡冰的头发，轻拂她的衣袖。而岁月的风，梳理着她的思绪。往事并不遥远，界碑巍然庄严，映射出两代军人的风采。

